

岁月留痕

一个甲子的邂逅

史 徽

常遇友人问我：“姓史单字名徽有何寓意？”我的回答既简单又干脆：“只缘生于安徽淮南。”友人愕然不解，惯悉二哥（我的尊称）乃盘桓人，何来淮南？欲知故事原委？还要从60年前说起。

1958年，那是一个桃花盛开，枝叶繁茂的春日。父亲所在的东北建筑工程公司（沈阳），突然召开会议，下达支援“三线”建设急令，要求全处南下，直奔入皖。当时的去向是安徽建筑公司第四工段（淮南）。由于出行甚急，父亲是从沈阳随队直接入淮，来不及与刚刚完婚的母亲（在盘锦生活）打个照面。父亲入淮后，按地址给母亲发了信。是年秋季，未入学的母亲，手持父亲的信封，依址南寻，逢人便问，蚌埠转运，下了汽车坐三轮。当母亲只身一人突然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特别是父亲单位时，大家无不夸奖母亲了不起。生活稳定后，组织上为辽宁籍职工建起了平房，家属区便是现在的洞山。父亲常年在洞山、九龙岗一带忙于基础建设，母亲在作业队，做些种菜、植树、打扫卫生等杂活，旨在服务主业。

1959年秋，在淮南洞山工程四段的职工平房里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，那便是我。正值国家困难时期，物资极度匮乏。得知我出生，与母亲同在作业队的淮南姐妹们送来了蛋和面。你可知道？那可是在一枚蛋、一把面就能决定生死的特殊时期啊！虽物少可数，但那分明是淮南人的情和爱。

因营养不及，母亲很快断了奶水，襁褓中的我只好以米面代奶。为保证我的健康成长，父母把每月仅有的米面省下来供我吃，他们多以淮南当地工友送来的蔬菜为辅助。因为哺乳期太短，大量的非奶主食喂养，我两岁时便得了脾病。其症状是多种功能失调、不知饥饱、食而即便、腹胀等，见状母亲马上抱我去医院。大夫说西医没什么好办法，找找中医吧。这可急坏了母亲，据说多有同类病的婴儿夭折于襁褓。正当母亲束手无策之时，同队的淮南大姐说她认识一位老中医，说罢就带着母亲抱我求医。大夫经过把脉研判，确定病根缘于脾后，说：“怕疼吗？”母亲说：“命已旦夕，疼又何妨？”接着大夫在我的手脚处扎满了银针。拔针后不见半点血滴，溢之皆为黄水。连扎一周，我的病情明显好转，母亲喜极而泣。

我三岁（1962年）时，因祖父多病，家中强烈要求父母辞职。作为长子的父亲只好向工会申请。当时父亲已是业务骨干，工会当然不允。经过多次谈话，组织上终于批准了父亲的报告。父亲带着无奈和不舍，含泪告别淮南，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工友，返盘归乡。

故乡是可以让游子尽情流泪和安放悲伤的地方。60多年来，父母已从淮南会战时的懵懂如松的青年，变成了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；我也从三岁的婴儿步入杖乡之年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找机会带着父母重返淮南，见见那里的亲

人，亲吻那片曾经让我和父辈怀揣梦想，终身思念的芳华之地。因求学、成家、人仕等综合因素，一直未能成行。但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一刻也没有淡薄。在城市如林的广告和铺牌中，每每看到淮南二字，仿佛见到了亲人，无比亲切。对淮南的感情可谓淋漓尽致，难述所怀。上了年纪后，重返淮南寻亲的渴望越发强烈。

2019年退休后，我在诸多要办之事的序列表中，把赴淮排在了第一位。正当我与父母满怀喜悦，准备前行之时，一场肆虐的疫情迎面而来。我们只好搁浅计划，等待疫情结束。在难耐的期盼中，父亲的身体日渐衰微，不幸罹逝。

2024年4月19日，把父亲的骨灰入土后，我调整好情绪，带着父亲的遗憾只身踏上了赴淮的列车。到达淮南后已是傍晚。我不顾外边的大雨，雨鞋均已湿透，匆忙寻找着我要去的地方。我去了洞山街道，工作人员已下班。因行前疏忽，不料未来两天是双休日，行程又不许我滞留。在观望得到官方信息未果后，我独自徜徉在大街的人行道上，绿意葱茏，雨水和夜色全然不觉。见人便问：“这里是洞山吗？我是洞山生人，60年前的洞山是什么样子？工程四段还有吗？”多数受问者都答：“这里就是60年前的洞山，早已成为淮南城市中心，至于你说的工程四段是否存在不得而知。”

雨还在下，我站在市街的广场上，极目四望。60年前的过往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列列低矮潮湿的平房，破烂不堪的工段办公室，早已斑痕难觅，成为历史回忆的影像，父母故事的残篇……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灯光璀璨的现代都市。是呀，街净如镜，坦可通衢；玉兰铺荫，香樟蔽道；阡陌相望，桑麻翳野，人们的幸福感不言而喻。夜雨雨凉，一天的劳顿、跋涉、抖瑟、饥饿一并涌来，我来到一家酒肆，点了两道小菜，温上一壶小酒，解乏、充饥、闲聊兼之。临别前，年轻老板的一句话让我动容。“今日之宴虽是你买单，权当我为你备的饯筵。”看出了故乡人的水准和情怀。

第二天我来到了淮南老火车站，离开车尚有几个小时，我用余下的时间逛逛龙湖公园，充分利用上车前的有限时间把未逛的街道尽量延伸。二十几个小时的短暂盘桓，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只是皮毛，但60年积淀的感情弥足珍贵。列车徐徐而动，隔着玻璃，颈项企踵，望着这座城市，我的眼泪瞬间而出，一种无法言表的感融油然而生。

你要让我说，这座城市哪儿好？我会告诉你，她给了我生命；你要让我说，这里的人们哪儿好？我会告诉你，他们能让我活下去，而且给了我挥之不去、终身难忘的回忆！淮南，你永远是我的家！

往事随想

故乡的小河最欢畅

尚继慧

故乡有条小河，虽说没有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，但涓涓细流，却从没间断，一直在滋润着那方圣土。

“寂寂小河水，波平意自闲”，小河恬淡悠然地流淌，闪烁着粼粼波光，氤氲着浓浓乡愁。小河，如同小村跳动的脉搏，反衬着家园的血气与容颜；故乡，因之而富有韵味，富有魅力。

每当春暖花开，小河就吟起歌谣，与两岸的桃红柳绿相映成趣。

小河就在村子前面，从房顶的炊烟袅袅，到村头古槐、垂柳的晨雾缭绕，以及家家户户的鸡鸣狗吠等，小河总是最先听见、最早听到。清晨，大人们常去河边挑水，不是浇洒菜园，就是栽种秧苗，河面上的水气未散尽，河边就呈现了繁忙景象。因为离河近的人家，不愿在水井压水，而是去河里担水，加上来清洗蔬菜的家庭主妇，从早晨开始，河边就出现勤劳的身影，漾起古朴的风。晌午以后，河边更加热闹，女人们洗衣服、拉家常，看护身旁乱跑的孩子，既是交流的场所，又是散心的地方。小河，无疑就变成连接乡亲们情感的纽带。

河南面是山，近处是山地，远处是山林。过河去地里干活，进山采摘花果或弄柴火，来来往往犹如家常便饭。所以，小河水上的石板桥，不知道被踩坏多少块，不清楚更换过多少次。小河见证了人们踏石过河的欢声笑语，感受着人们干活归来蹲下身子，捧起河水洗脸的那份酣畅。

“小溪曲曲乱山中，嫩水溅溅一线通。两岸桃花总无力，斜红相倚卧春风。”故乡的小河，即如此诗所言，从上游的潺潺小溪，汇集成流，渐显河韵，沿

心香一瓣

菜里奔波

宋 扬

父亲这一生，用辛勤和认真对待每一寸地。曾经，从父亲的地里长出来的每一棵菜，都是他改变家境的希望。而今，它们中的每一棵，都饱含了他对儿女浓浓的爱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们村以种菜、卖菜为生的那户人家造起了二层砖瓦楼。父亲和母亲一合计，把我家四口人的地拿出一半，也开始种菜。后来，种菜的越来越多，蔬菜就卖不出好价钱了。

种菜没挣到钱，菜地又改回粮田，父亲只得跟打工潮挤上了去往沿海城市的绿皮火车。父亲在嘉兴、无锡、上海间苦辗转转了一大圈，依然没挣到钱。那年春节，父亲回家过年，听说生姜产量高，价格还不低，父亲不走了，谋划大面积种生姜。父亲坐大客车从乡场转县城，县城转省城，省城再转县城，县城又转乡场，最后步行，父亲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从同省城的另一个县买到产量高的姜种。大年三十刚过，村上家家户户都还沉浸在过年的悠闲村里，父亲已抡起锄头平整生姜地。父亲用锄头把大块的土拍碎，有水分重拍不散的，父亲就一锄一锄把它们挖成小块。

父亲种的姜很快冒出了碧绿的芽儿。到五月份，生姜地成了一片绿的波涛。生姜丰收了，接下来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它们卖出去，卖个好价钱。每天，天不见亮，父亲和母亲分头行动，母亲用大背篓背了七八十斤生姜去赶乡场，父亲则用他的自行车驮一百多斤去县城，有时也去赶邻近几个乡的集。20世纪90年代初的县道、乡道还不是柏油路或水泥路，雨稍大一些，土路便一片泥泞。雨天的路，父亲吃了不知多少苦。

一季生姜能给我家带来三四千元的收入。除了日常开销，父亲攒够了我

岸风光，充满唯美与浪漫。

春风化雨，河滩杂草铺满绿色，田头桃李弥漫芬芳，大自然的盎然生机，也使小河受到鼓舞，水流不再拘谨，恍然间变得丰沛，哗哗流淌，韵律十足。雷声滚滚，细雨绵绵，就在这暮春的忙忙碌碌间，时光已悄然来到夏天，小河里的水草便肆意滋长，试图要与岸上的花草较劲，纷纷扭动身姿，引得鱼儿游来游去。

夏天河水变大，除了在狭窄细长、弯曲交错的河床里奔流，还将两岸溢出几处大小不等的池塘。这些池塘给老乡们浇灌田地提供方便，还能映出他们那喜悦的脸庞；待清静下来，一湾碧水更加澄明，映出蔚蓝的天空与散淡的白云，鱼虾在清幽的水塘里尽情嬉戏。

故乡的小河，更是儿时的天堂。伏天，小伙伴们几乎整日泡在河套，挥锹铲泥，拿竹筒捞虾，或在深水池里玩耍……当然，若下大雨，这小河也会波涛翻滚，汹涌澎湃。每当这时，大人们就会拿起杈子站在河边捞捞淤泥，挑回家晴天摊晒，留着烧火做饭。小伙伴们喜的是洪水过后河床变了模样，河流改了走向；新的河滩裸露出一片片鹅卵石，或许会找见稀奇石子，当宝贝珍藏。至于冬天，小河冻上厚厚的冰层，滑冰车、抽冰嘎，乐趣依然不减。

故乡的小河，给村里儿童增添乐趣，给庄户人家提供丰衣足食的保障。那不知疲倦、永不停歇的清澈，映着淳朴的乡间民风，映着老幼勤恳善良的性格。

成年后，虽说在外闯荡，但总也忘不了故乡。尤其是那条小河，依然在心中流淌，给予我永不枯竭的力量。

人生百味

留一片泥巴地

聂 浩

前几年做校园规划时，我在校园南边留下一大片泥巴地。

泥巴地里什么也没种，也没铺草坪，就光秃秃素面朝天地露在那里。后来从这片地里散漫地长出一些低矮的杂草，和周边光洁的水泥路面和剪整齐带的绿化带相比，似乎显得很协调。

但孩子们喜欢这里。一有空闲，他们三五成群散落在空地上，或是做游戏，或是捡个短树枝在杂草间过家家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一段时间过去，我看到空地上被孩子们挖出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坑，里面装着他们从别处采来的杂草、野菜和被风吹落的小树果等。甚至下雨天，一些孩子们还蹲在那里忙碌着，嬉笑着，脚上和裤腿上粘了很多泥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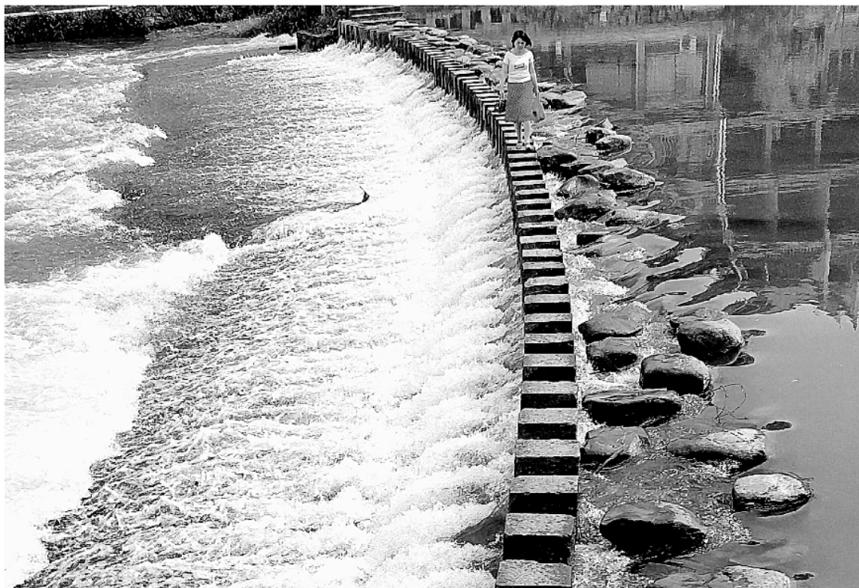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。那时没有水泥地，土路、土屋、土孩子，田野里散发着乡土气息，就连烧火的炊烟里仿佛也飘着土味儿。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整天在土风里长，在土地里玩，挖土坑、和稀泥、摔泥炮，手上脸上头发上全是土，玩累了就就地躺下，似乎连梦里都留有泥土香甜的气息。

我二姨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。一天，她的一位邻居来找她，说她家的孩子和二姨家最小的孩子一样大，如今两个孩子都快两周岁了，二姨家的小子长得壮实，不到一周就满地跑了，而她家的孩子瘦瘦小小，到现在连爬都不会，快把她愁死了。二姨说，你那么娇惯孩子，恨不得整天抱在怀里，不让他下地玩，孩子不接地气，怎么能走？再这样下去，孩子怕是得要软骨病了！你少抱孩子，多把他放地上，让他自己在那儿摸爬，等一段时间再不会走来找我！那邻居照做，孩子果然不久之后就会走路了。

亲近土地是孩子的天性。他们不喜欢在水泥地或铺得齐整的草坪上玩，而是选择把这片泥巴地作为自己的乐园，也许是因为这没有任何装饰的泥土更自然、更接地气，也更契合他们的童心，能给他们带来天然欢乐吧。



晨练 陈焯摄



陡步桥上 左先法 摄

五彩地絮语

不争

高 旭

人生之智在不争，人生之美也在不争。道家以不争为贵，实是对生命真谛的大彻悟。为何“不争”？

不争，是更高层次的世界审思。天地不言，自成万物之美，而天地的大美也由此显生。因为无争之心，所以天地运转循环，无限无尽，不须他力，只在自行自为。

天地的自然，是不争；世界的生成，也在自然而不争。人道法天，当师其不争，法其大者。不争，是深沉内敛的人生修养。

不争，是对“自我”的深刻审思与认知。人贵自知，自知者智。但恰恰在现实生活中，人易于变得不自知，只因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

知己所求，明己所为。人在自知中能够真正地安静自守，充实自得。“无期于速成，无诱于势利”，不急于外而内足于身。不争，成为人生渐趋于深沉内敛的修养方式，更成为自我理性透明后的人生自觉。

不争，是自胜为乐的生命超越。不争，是不以“外争”为荣，不以“外得”为贵。不争之争，本在“胜己为乐”。老子云：“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”实际上，如换言之，也可说是：胜人者无趣，自胜者有乐。

人生之“争”，在完善自身，成就自我，提升内在的生命境界，而非在贪慕侥幸于虚名浮利。“外重者必内拙”，息心外争，才能致力内胜，在不断的自我突破中，感受到生命超越的自适自得，自在自乐。

不争，是解脱身心的审美境界。不以功利之心看待人生，对待自我，便不会汲汲于外争，不会丧心于贪欲，“为物所役”，为俗所累。不争，是人生的自觉“退步”，是对自我生命的静照反观，是跳出人生局限重新审视生命境界后的从容选择。

解脱身心的不自在，不去外争之心必不可得。外争，不以顺心为自然，常行逆心之欲，只会让我们愈争欲愈炽，迷而难返，终成“悲人”。

凡人心迹

探寻阿勒泰的诗意生活

徐 静

常可以看到直入云端的雪山，茂密的森林中参天大树挺立，清澈的河流穿越峡谷泛起层层浪花，成群结队的牛羊、鸡鸣犬吠声和孩子们的欢笑，汇成了一团。那些明净纯粹的生命力，透过镜头的演绎跃然而出，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唤醒了我们对于纯真和美好的向往。

在剧中，我们可以看见阳光灿烂的草原、细腻的情感、有趣的日常、质朴的生活。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关系，纯粹又美好，把阿勒泰的生活点滴和乡土人情展得淋漓尽致。北疆风物的生机勃勃，于壮美的天地之中，感受到四季的流转，体会了纯粹的自然。阿勒泰的每一帧都美如画，这是一场非常庞大的视觉盛宴，让人不容错过。

清晨，古朴的木屋和帐篷上的炊烟袅袅升起，白桦林与野花交织成画。傍晚时分，夕阳洒落在阿勒泰的大地上，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每一个角落。当梦境与现实交织时，阿勒泰的美丽风光和乡土人情在这部剧里得以完美地呈现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怦然心动。这不正是我们一直所向往的诗意生活吗？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很容易为功名所累，为生活琐事所困，而忘记了生活的本质。所以我们羡慕哈萨克游牧民族的自由，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自由，其实那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游牧民族的习惯和传统而已。他们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逐水草而居，只是他们活得纯粹，简单，自由罢了。或许我们很难有机会亲自踏上阿勒泰的土地，但《我的阿勒泰》给了我们

另一种方式，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，去理解那里的生活哲学。通过电视剧里一帧帧画面的展现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即使是在最偏远的角落，生活也可以是如此的丰富多彩。这不正是我们一直所探寻的诗意生活吗？

“去爱，去生活，去受伤……”当手机里再次传来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里李文秀的声音时，远在西安的我，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，也许是自己处在低谷期太久，也许是现在生活到处充斥着浮躁与喧嚣，看到剧里的生活时，不免鼻子一酸，心生向往。

其实无论是文学爱好者，还是向往诗和远方的旅行者，在《我的阿勒泰》里，都能感悟到跨越文字边界、探寻人性至美的境界，能了解和喜爱生活在阿尔泰山脚下人们的至真至纯至善，能够体验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独特美丽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能治愈自己浮躁的心灵，还能找到生活的寄托和意义。

我们总向往诗和远方，也常把人生是旷野挂在嘴边，可岁月静好终究是片刻，一地鸡毛仍旧是日常……但不论生活如何，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去过好每一天，就像那个蒙古族奶奶说的话：“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呀”……